



货郎担

◎李国献(河南舞钢)

儿时的记忆中,我们那个小山村里常有卖货郎的身影,他们肩挑担子,手持拨浪鼓,沿街走巷兜售日用杂货。这些买卖人被称为“货郎担”。

货郎担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,在那交通闭塞供销不畅的年代曾给乡民带来很多便利,深受百姓欢迎。尤其是那些小朋友,只要听到货郎担“咚咚”的拨浪鼓声,就一溜烟跑回家找些碎铁烂铜换糖吃。货郎担一到村里,就像平静的湖水中丢入了一块儿石头,激起层层波浪,村民像看“耍猴”似的把货郎担围得水泄不通,有买东西的,也有凑热闹的,气氛犹如过年。一阵讨价还价后,村民和卖货郎“各得其所”,然后一哄而散,卖货郎又挑起担子摇着拨浪鼓走向另一个村庄。

货郎担历史悠久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流通方式的落后为他们创造了生存空间。他们是商务运行体系中最底层的小人物,在供需狭小的夹缝中用一双脚板架起了一座简易又牢固的桥梁,为千家万户输送生活所需。他们独特而又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吸引着历代文人的关注。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里就有货郎担的身影;南宋李嵩的《货郎图》把货郎担描绘得栩栩如生;现代著名歌唱家郭颂演唱的《新货郎》红遍了大江南北;春节民俗表演中也有挑着担子东摇西晃的货郎担。

从北宋至上世纪六十年代,各个时期都有货郎担走街串巷踩平的路径。他们挑着担子迎来日出,送走晚霞,冬冒严寒,夏顶酷暑,在那熟悉的乡间小路上,用沉重的步履反复地丈量着,疲惫而孤单的身影飘来飘去。他们是跳动在城乡时空中的一个符号,标识着一个时期民族经济发展的示意图。货郎担的形象在城乡居民眼里略显“灰色”,这是他们对商道文化认识的肤浅,曲解了货郎担“斤斤计较”的商务内涵。村民既厌恶货郎担的“唯利是图”,又时常盼望着他们把商品送到村里来。买卖心不同,这种世俗在货郎担与村民的交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货郎担一架货担装载着一家人的衣食住行。货郎担是庞大商务网络的末梢,是商海中的小虾米。大鱼吃小鱼,小鱼吃虾米,虾米吃青泥。货郎担的生存环境并不宽松,他们从几经盘剥的“上

线”把货物进回来,利润空间微乎其微。但他们深信“无商不富”,持之以恒地做着整购零销的营生,不拒细流,以期成海。他们挣的是脚力钱和辛苦钱。每日挑着担子早起晚归,按照既定的出行线路图不停地兜圈子,宁肯压弯腰、磨破鞋,也不走捷径隔过一个村庄,似乎每个村庄都有他们的“应收款”。长期的实践与总结,他们发明了节省气力的拨浪鼓,就像现在商贩用的小喇叭,用它代替了大声吆喝。货郎担每到一个村庄就摇起手中的拨浪鼓,向村民传递信息。拨浪鼓除了发声招揽人外,还能摇出特定的含义。刚进村时摇的是慢一拍“等等”,只要这个节拍不变,货郎担就不走。一旦摇出快两拍“不等、不等”,买东西的人如果这时不去,货郎担就出村了。

货郎担既下苦力又费心思,每天都在走商家和消费者架设的“钢丝绳”上,既要探究货物的质量、价格,又要揣摩消费者的心理,弄清什么商品畅销,然后决定进什么货。货郎担销售的货物一般是针线、木梳、卡子等低端琐碎日用品,都是“蝇头小利”。但他们靠的是薄利广销,积水成渊,广大消费者的点滴沙石帮他们铺平了幸福路。所以货郎担也常怀感恩之心让利消费者,收费时“甩零”,送物时“添整”,以此博得村民的欢心,建立良好的互惠关系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和供销体系的不断完善,货郎担原本狭窄的生存空间被“闭合”,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人们生产生活物资供应被供销社、百货公司等集体或国营组织所代替。改革开放后,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,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遍生城乡,供销社、百货公司又步了货郎担的后尘,人们的日用所需可在超市里任意挑选。近几年来,随着科技发展,“线上销售”铺天盖地,人们动动手指,所需物品就送到家里。这种快捷的“隔空购物”又冲击了传统的实体经济。

这就是事物发展的“否定之否定”规律,正是这些被淘汰的事物催生了新生事物层出不穷,推动了历史巨轮滚滚向前。货郎担就是事物发展链条上的一颗明珠,曾经光彩照人,留下美好记忆。

鹰城风物

剃头匠

◎王丽(河南叶县)

小时候,经常看见有剃头师傅挑着挑子,走街串巷,穿村过店儿,风里来雨里去。走到哪里,就在哪里落脚。乡里乡亲的,只要赶上饭点,都有人管饭。那带着浓重乡音的吆喝声,也深深扎根于我的童年记忆里。

“剃头的挑子一头热。”一头挑着火炉,一头挑着木头做的简易脸盆架和工具箱。不紧不慢,晃晃悠悠,一挑就是一辈子。这些师傅都是门里出身,靠着这门手艺养家糊口,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不少方便和乐趣。

时间久了,剃头也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各生产队出钱管饭,让师傅每月定时来几次,免费给大家剃光头。到日子了,老少爷们儿自觉排队。大姑娘小媳妇站在边儿上看热闹,指指点点,嘻嘻哈哈。

别看手艺不起眼,其实还有很多讲究哩!先给客人围上围布,再倒好热水,用手试下水温,然后把毛巾湿透,手托住客人下巴,让人低下头,用毛巾擦一遍,拧干再擦一遍。准备就绪,拿出杀猪刀样的剃头刀,先在身前挎着的告刀布上“噌噌”蹭几下,然后轻轻地放在头皮上,左手握住刀柄,右手把住刀背儿,掌握好平衡后,从头顶前额开始向后拉,刀起发落,好个秋风扫落叶!只见一只轻快的燕子在头顶盘旋翻飞,一袋烟工夫,电灯泡似的光头就横空出世了。大家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摸摸光溜溜的脑门,互相打趣。“来!咱比比看谁的瓦数大,晚上省电多!”平时寂静的村子顿时热闹起来。

斗转星移,时代变迁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,农村实行土地改革,分产到户。各家各户都有了自已的责任田,人们欢天喜地,干劲十足。有了余粮,干瘪的腰包日益鼓胀,生活质量也大大提高,思想观念从一日三餐转移到穿着打扮。年轻人不再理光头,发型各式各样,不断翻新。以前大人小孩理光头是

因为穷,卫生条件差,一来省洗发水,二来怕生虱子。现在有钱了,大街小巷都有时髦的发廊,理发师的技术随着时代的步伐逐渐更新,光头时代一去不复返。那些会剃光头的老艺人们渐渐淡出百姓的视线。

初夏温度适宜,吃罢饭,老公急着上班去,就对我说:“丽,你用电车带着咱爹去理个发吧!”我顺口答应:“中啊!你走吧,别管了!”老爷子从我过门就是光头,他说从小习惯了,头发茬儿长出来一点都要理,否则晚上刺挠里睡不着觉。

以前他身体硬朗,理发这事儿都是自己去。我们工作忙,也没咋过问。这不,他年纪大了,前几天摔了一跤,虽无大碍,但走路困难。做晚辈的不能不管啊!可去哪儿理光头呀?我脑子里再三搜索有关信息,结果一片空白。“爹!你平时都是去哪儿剃的头呀?”“你推电车吧,我给你指路!”老爷子说。

城河边儿上绿柳成荫,熙熙攘攘。卖渔具的、照相的、开棋牌室的、算卦的……小商小贩自成一统。靠工会楼后墙角那儿,我搭眼就看见几个剃光头的地摊儿依次摆开。虽然还是一炉一盆一脸架,但剃头的工具比以前先进多了,告刀布变成电动磨刀石,剃头用的刀变得小巧玲珑,三轮车也代替了步行。几个老头正围着围布,坐在麻凳上,跷着二郎腿,闭着眼睛享受呢!

我们边排队等候边看师傅理发,老师傅手法娴熟,一把剃头刀被他耍得灵活自如,从顾客头上落下的发茬儿像一片片雪花,在胸前频频飘飞。哇!太美了,真是一门艺术!我忍不住掏出手机抓拍了几张。

虽然剃个头才五元钱,利润也不高,但老师傅们仍然意气风发,一边理发一边和顾客谈笑风生。他们已步入古稀,弯腰躬背,却毅然坚守,直到站成小城一道独特的风景!

